

## ※研究動態※

# 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 在文獻研究的意義與貢獻

許慧淳\*

## 一、前言

文獻輯佚的工作，應從近代開始做起，可避免年代湮遠造成資料蒐集更加不易之阻礙。歷來《全唐詩》、《全宋詞》已經有前人大力編纂，可惜清朝文學家的詞作未受到較具規模性的整理。值得慶幸的是，南京大學中國語文系承接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小組的計劃，全力編纂《全清詞》，使研究詞學的學者能有足夠文獻資料進行學術研究。然而，清詞的數量龐大，僅能逐一輯佚、編纂、校正，再一一交與北京中華書局刊行。

目前《全清詞》僅《順康卷》於二〇〇二年發行完畢，是一部新穎的輯佚書籍。這部書從編纂工作到問世期間，頗受世人矚目，它也確實發揮最大的文獻利用功效，其優點不但能保存文獻、補足史傳、豐富詞學史之外，更為校讎之模範。然而，偌大一部書籍的其中一卷，編纂時間即長達二十年，期間由於經過人事的變遷，產生重出複見、體例不一、收錄未全、版本不佳、校勘有誤、句讀未善等缺點。

因此，本文將對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做一系統的介紹。其一，《全清詞》的成書背景：作者簡介、成書原因與時間、著作淵源；其二，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的內容：卷數與作者人數、收錄年代、內文編排體例；其三，分析三年來學者指出的評論，並提出其優缺點。

---

\* 許慧淳，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生。

## 二、《全清詞》的成書背景

歷來撰寫中國文學史的相關著作，大都標示：唐代的代表文學為「詩」，宋朝的代表文學為「詞」，元朝的代表文學為「曲」，至於明、清兩朝則是「小說」。甚少學者對於清朝的詞家有所重視，但是，與宋詞比較起來，清詞早已脫離婉約柔媚的風格。在動亂頻仍的國勢之下，清代詞作風格轉向感時傷世、憂國憂民的悲愴情感，詞風境界更為開闊。

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張宏生教授根據已出總集指出，宋代詞人共計有一千四百三十餘人，詞作二萬八百六十餘首<sup>1</sup>。然而，清朝僅輯佚完成《順康卷》，即有二千一百多位詞家，五萬餘首詞作。因此，清朝詞家開創全新的風格，詞作的數量也遠比以「詞」作為當代代表文學的宋朝還超出許多。這是我們必須重視清詞的原因。

### （一）作者簡介

《全清詞》從計劃編纂到刊行於世，歷經二十年的時間，參與的學者十分眾多。參與學者群乃參照〈全清詞順康卷後記〉<sup>2</sup>，以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《全清詞》編纂研究室的主編程千帆為主，並輔以其他提供協助的海內外學者。

程千帆，一九一三年出生，二〇〇〇年逝世，享年八十八歲。其祖籍為湖南寧鄉，於其父執輩遷居長沙。程家雖十分清貧，卻是個書香世家，因此培養程千帆先生對於書籍的愛好。原欲就讀金陵大學化學系，然而學費昂貴，便轉讀中文系，後來成為文史大家。專長在於經學、目錄學、史學、文學批評史，其治學方法尤為深厚。其著作甚多，包含《目錄學叢考》、《文學發凡》、《文論要銓》、《宋詩選》、《史通箋記》、《被開拓的詩世界》、《兩宋文學史》、《治學小言》、《中國古典文學史料學》、《儉腹鈔》、《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》等等。他在編纂

<sup>1</sup> 張宏生撰：〈再創詞學新境界：《全清詞》編纂述略〉，《國文天地》第6卷第2期（1990年7月），頁43。

<sup>2</sup> 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《全清詞》編纂研究室編：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2年），第20冊，頁11871。

《全清詞》工作裏頭，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七年擔任《全清詞》編纂研究室主任，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九年擔任《全清詞》編纂研究室顧問與《順康卷》主編。

此外，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《全清詞》編纂研究室的成員，尚有嚴迪昌，於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七年擔任《全清詞》編纂研究室副主任、《順康卷》副主編、初稿的編纂和統稿，一九八七年調離南京大學。屈興國，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九年擔任《全清詞》編纂研究室成員與《順康卷》編委，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九年擔任《全清詞》編纂研究室主任、《順康卷》副主編、主持《順康卷》第一次修訂。尹志騰，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九年擔任《全清詞》編纂研究室成員與秘書、《順康卷》編委。吳永坤，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九年擔任《全清詞》編纂研究室成員、《順康卷》編委。曾德珪，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六年擔任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特約編委。張宏生，一九八五年參與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研究室工作，並於一九八七年進入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編纂委員會。吳錦與顧復生，一九八七年進入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編纂委員會，參與第一次修訂。謝伯陽於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四年擔任《全清詞》編纂研究室成員<sup>3</sup>。

其他尚有外校學者史梅、羅仲鼎、鄒敏文、朱家維參與部分工作，李一氓、俞平伯、施蛰存、唐圭璋、徐震堃、夏承燾、張璋、黃君坦、黃裳、楊廷福、葉嘉瑩、潘天禎、冀淑英、錢仲聯、饒宗頤等十五位顧問協助編纂《全清詞》之工作<sup>4</sup>。

## （二）成書原因與時間

中國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編制《古籍整理出版規劃》，其負責人李一氓委託程千帆擔任《全清詞》主編，並交由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組成《全清詞》編纂研究室，此為成書的原因。

《全清詞》至今僅發行《順康卷》，並且耗費二十年的時間，其工作繁複，今整理編纂歷程時間如下：

- 1、一九八二年八月，李一氓與程千帆面商，與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籌組編輯學者群。
- 2、一九八二年年末，組成《全清詞》編纂研究室，共有學者五人。

<sup>3</sup> 同前註，頁 11871-11872。

<sup>4</sup> 同前註，頁 11872。

- 3、一九八三年三月，正式編纂。
- 4、一九八四年九月，已蒐集清詞專集一千八百種，作者共計一千五百餘家<sup>5</sup>。
- 5、一九八六年，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完成初稿。
- 6、一九八九年第一次修訂完成。
- 7、一九九三年第二次修訂完成。
- 8、一九九四年五月，交付北京中華書局正式出版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第一冊與第二冊。
- 9、二〇〇二年五月，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二十冊全部刊行，並且重新修訂一九九四年五月所出版的第一冊與第二冊<sup>6</sup>。

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雖然僅為《全清詞》的五分之一，然觀察上述時間歷程，業已耗費二十年。如欲完成剩下的五分之四詞作，並且加上詳細校訂的時間，恐怕並非短期間能全部問世。

### （三）著作淵源

在《全清詞》之前，已有少數蒐集清朝詞家著作的學者，例如：王昶的《琴畫樓詞鈔》、蔣重光《昭代詞選》等等。比較齊全的僅為葉恭焯於一九二九年著手編纂的《全清詞鈔》，這是在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之前，以「全」為輯佚範圍的清詞書籍，二者之間或有其承襲與關連。

就整部篇幅多寡而言，二者輯佚有規模大小之差別，造成《全清詞鈔》所收錄的詞作篇幅遠遠少於《全清詞》。《全清詞鈔》收錄有清一代作者三千一百九十六人，僅比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多一千人左右；《全清詞鈔》詞作則有八千兩百六十首，竟比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少了四萬一千多首。由此數目可知，《全清詞》的輯佚工作龐大，遠非其他輯佚清詞學者所能比擬。

就人物傳記而言，《全清詞鈔》為作者寫生平提要的內容包括「字號」、「籍貫」、「官名」等等。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在《全清詞鈔》的基礎之上，又增加幾個項目，包括「生卒年」、「重要經歷」、「著作」等等。

<sup>5</sup> 第1點至第4點，採自嚴迪昌撰：〈《全清詞》編纂工作正抓緊進行〉，《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訊》第132期（1984年12月），頁3。

<sup>6</sup> 第5點至第9點，採自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，第1冊，頁1「出版說明」；第20冊，頁11871「全清詞順康卷後記」。

就同一詞家輯佚的詞作數量而言，《全清詞鈔》所收錄的數量也比較少。比如：《全清詞鈔》收錄錢謙益的詞作僅有〈永遇樂十六夜有感次韻〉一首，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則另外多收錄〈永遇樂中秋大雨〉、〈前調十六夜見月〉、〈前調十七夜〉等三首，並將「十六夜有感次韻」更改為「十六夜有感，再次前韻」。另外，《全清詞鈔》收錄李元鼎的詞作僅有〈醜奴兒令和雨後聽琴〉一首，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則多收錄〈搗練子和曉看春色〉、〈法駕導引暮冬，送裕兒公車過秦淮，和遠山見懷原韻二首〉、〈減字木蘭花和遠山有和原韻〉、〈清平樂和元日試筆〉、〈玉樓春上已和韻〉、〈臨江仙和題海昌詞本〉、〈蝶戀花和雨愁〉、〈雙葉飛初冬睡起示遠山〉、〈漁家傲春園即事〉等三十八首，足見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比《全清詞鈔》更加周全。

大陸學者有感前人輯佚之未完備，光是順康一卷所收錄的詞作，便遠勝其他詞集。從以上列舉三要項，即可知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大有後出轉精的成果，姑且不論校勘正確與否，它的輯佚數量的確相當驚人。

### 三、《全清詞》的內容

《全清詞》僅《順康卷》之編成，即歷時二十年，足見其困難度甚高。除了必須蒐集海內外的資料之外，尚得重新校對、勘誤，期間所耗費的人力、物力更是極為龐大。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張宏生教授指出，在中國有許多學者、藏書家及有關人士的幫助，使若干學者所藏的詞集皆能為《全清詞》編纂研究室所使用；另外，也有老學者、專家、愛好詞學的中小學教師、工人、工程技術人員，也提供部分詞集；其次，海外圖書館與學者更提供不少資訊，比如：日本京都大學清水茂，為《全清詞》編纂研究室複製十幾種中國罕見的詞集就是一個例子<sup>7</sup>。如此艱鉅的工作，有海內外學者、圖書館等等的鼎力相助，在輯佚方面便輕鬆許多。今述其卷數與作者人數、收錄年代、內文編排體例，以進一步瞭解《全清詞》的內容。

#### （一）卷數與作者人數

目前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《全清詞》編纂研究室僅完成《順康卷》，預計還剩餘四卷，共計五卷。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共有二十冊，收錄作者包含二千一百

<sup>7</sup> 張宏生撰：〈再創詞學新境界：《全清詞》編纂述略〉，頁44。

二十九家，詞作則有五萬餘首。根據《全清詞》編纂研究室方面的預估，若是整套《全清詞》編纂完成，清代詞家應可達一萬人以上，詞作則應有二十萬首以上。

## （二）收錄年代

《全清詞》分為五卷。依照時代順序，第一為《順康卷》，收錄順治、康熙時期的詞作。第二為《雍乾卷》，收錄雍正、乾隆時期的詞作。第三為《嘉道卷》，收錄嘉慶、道光時期的詞作。第四為《咸同卷》，收錄咸豐、同治時期的詞作。第五為《光宣卷》，收錄光緒、宣統時期的詞作。其中《順康卷》有抗清殉難而死或是明朝遺老者，《全清詞》大都不收。

## （三）內文編排體例

該書內容龐大，編者以規律的體例來編排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，方能使讀者閱讀簡便。今略述其編排方式如下。

其一，第一冊有〈出版說明〉，略述《全清詞》編纂研究室在編纂歷程中的重要事項，並簡短交代該計畫形成之原因。此外，指出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之作者、詞作多寡，並提及重新修訂第一冊、第二冊之事項。第二十冊附上〈全清詞順康卷後記〉，除略述第一冊未提及的編纂重要事項之外，並介紹參與《全清詞》編纂工作主要人員，且交代各個人員所負責的工作事項。

其二，「序」有二則。一為〈全清詞序〉，由錢仲聯所撰，指出編纂《全清詞》嘉惠學人之重要性。二為〈全清詞順康卷序〉，由饒宗頤所撰，除了指出編纂《全清詞》之不易與盛大之外，更表示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為「歷代倚聲總結集之殿軍」，言其之貢獻不斐。

其三，第一冊另有「凡例」十三條，簡明編排之方式。今整合該凡例重要數端，並補充編纂學者於各篇論文中之檢討，略述要點如下：

1、上承《全明詞》，故有《全清詞》之問世。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編排版式，完全依照北京中華書局於一九四九年重排的《全宋詞》，《全清詞》業已編成，將會續編《補遺》<sup>8</sup>。《補遺》之工作，交由學者於期刊論文中發布，到時再集結出書。比如：陸勇強撰〈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補遺〉、張宏生撰〈《全清詞·

<sup>8</sup> 同前註，頁 44-45。



順康卷》失收詞別集補遺〉、馮乾撰〈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失收詞別集補遺〉、沙先一撰〈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失收詞別集補遺〉、張雁撰〈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失收詞集補遺〉等等，皆為將來《補遺》之重要資料。

2、明清之際的詞家，比較難以區分其朝代。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便以作者的出處來作為取捨。如有抗清殉難或是自詡為明朝遺老者，皆歸類於明朝詞家，而不收錄在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中。至於生於清朝末年、卒於民國初年之詞家，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仍加以收錄，以保存清朝詞學史之完整性。

3、各詞家詞作之前，皆附上詞家之小傳。包括：作者字號、籍貫、生卒年、事蹟、仕履、著作等等，至於生卒年方面，更詳加考究，換算成西曆。

4、該書於版本蒐集方面，皆以足本、定本為依據。對於選用之版本，皆註明出處。至於輯本，由選本、方志、筆記、書畫、詞話中、別集採集資料，予以編次。

5、《全清詞》以校勘是非為主，如有訛誤，皆出校記。然而，為保持詞集之原貌，若是底本原有校注文字，編者皆予以保留，並附上「原校」二字。此外，如有明顯誤字，即逕自更正。至於清人詞集每每附上師友之評語，大體多屬於應酬之言語，編者均一律刪除；另有詞集之序跋，水準不一，是以編者亦不加以收錄。

其四，每一冊目次編排詞家與詞集之方式，乃先列出詞家，詞家之下統計共收錄幾首詞作，再將該詞家的詞作名稱羅列出來，並標明各詞作之頁數。比如：

曹元方七首

洛陽春 醉春風 漁家傲 蝶戀花 漁家傲 減字木蘭花……………二二

杏花天……………二三<sup>9</sup>

《全清詞》所有詞作目次皆按此體例編排，使讀者閱覽目次，即知該詞家有那些詞作被收錄，實為便利。

其五，第二十冊附有〈全清詞順康卷作者檢索〉，由古雪沂所編。作者按照姓名字首筆畫順序編排，並且於每位作者姓名之後，標上冊數與頁碼。比如：「丁介十八 10336」，「十八」即為第十八冊，「10336」即為其頁碼。

由以上五點可知，《全清詞》編纂人員以簡馭繁，將龐雜的資料做出最有系統之整理與規劃，這是編纂大部頭書籍值得讚許的地方。

<sup>9</sup> 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，第1冊，頁2-3「目次」。

## 四、《全清詞》之優缺點

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刊行至今，業已三年餘。它對於文獻的整理與貢獻，自是有目共睹。然而，編纂大部頭的書籍，參與的學者眾多，即使體例統一，在編纂的過程中，有所疏漏，在所難免。

### （一）《全清詞》之優點

編纂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輯佚海內外的詞集，在文獻保存方面給予極大的貢獻。至於校正是非，判別事實，也為校讎學提供考證的模範。在每位詞家之下又繫以小傳，更可補充史書之不足。此外，豐富中國詞學史的完整性，提供學者研究資料，實為功不可沒。其中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張宏生教授撰寫〈文獻整理推動詞學研究〉，針對自己參與編纂的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提出部分貢獻之說明，是較為系統性的見解。今補充己見，述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之優點如下：

其一，保存文獻。歷來學者都有編纂前朝文學與史事的習慣，以避免年代湮遠，而使寶貴文獻亡佚殆盡。因此，如能及早輯佚清朝詞作，方可保存其完整性。在《全清詞》編纂人員的輯佚之下，讓眾多詞作有所依歸，這是它極大的貢獻。張宏生舉例指出，《全清詞》使我們能見到更多流失散佚的詞集。比如：

浙西詞派的領袖朱彝尊的詞集，長期以來流傳的只是《靜志居琴趣》、《江湖載酒集》、《蕃錦集》和《茶煙閣體物集》，但《全清詞》中收錄了從臺灣搜集到的其早年詞集鈔本《眉匠詞》……則一直模糊不清的朱彝尊早年詞風就清楚了。<sup>10</sup>

由此可知，《全清詞》足以提供完整的資料，使相關學者能有可靠精確的文獻來做研究。

其二，校讎模範。在諸位學者廣羅蒐集海內外清朝詞作之後，勢必對大量的詞集做出系統性的整理與校正，在前文曾提及，《全清詞·順康卷·凡例》指出該書之校勘以「校正是非」為主。如有訛誤、脫字、衍字等等，皆出以校記，至於顯而

<sup>10</sup> 張宏生撰：〈文獻整理推動詞學研究〉，《河南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第45卷第4期（2005年7月），頁19-20。



易見的誤字則是立即改正。編者對於應校正、需保留之詞集校注文字、應刪除的師友應酬評語，皆有所取擇。張宏生舉例指出：

鄒祇謨《浪淘沙·客窗聽雨》及《青玉案·題平望湖畫楨》，據《今詞苑》，詞題下分別有「和彭羨門韻」、「爲周櫟園題」數語，校文也有助於瞭解創作背景。<sup>11</sup>

是以除了《全清詞·凡例》提出的校正功能之外，還能補充詞家撰寫詞作的背景，這是《全清詞》特殊的貢獻。

其三，補足史傳。趙爾巽於民國初年主編《清史稿》，當時內憂外患，有部分古籍散佚在海外，在編纂史書的過程中，或有不足之處。另外，今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收錄的詞家有二千一百二十九位，預估《全清詞》一完成，應有近一萬餘位詞家，足以編出一部簡明清朝詞史。除此之外，藉由清朝詞家小傳，我們還可以從詞家的事蹟瞭解清代文化、歷史等等。

其四，豐富詞學史。在各種中國文學史書籍之中，我們很少能看見清朝詞人的介紹，可知清朝詞人在詞學史中所占的分量並不被重視，地位更是微乎其微。然而，學者估計清朝的詞家應有一萬餘位，幾乎是宋朝詞家的十倍之多，更遠遠超出唐朝、元朝、明朝的詞家數目。由此可見，清朝詞家不容忽視，在《全清詞》諸卷陸續刊行之後，學者可以藉此研究詞家的思路，另外，各個詞派互相承襲影響的關係、時代環境動亂對於清詞造成的衝擊，這些都是《全清詞》問世之後足以研究的資料與課題。

## （二）《全清詞》之缺點

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的貢獻不斐，然有不少缺失仍待修改，比如：重出複見、體例不一、收錄未全、版本不佳、校勘有誤、句讀未善等等。在《順康卷》第一冊、第二冊發行之初，已有學者提出批評。直至西元二〇〇二年《順康卷》全部刊行至今，更有部分學者提出該書之缺點。其中評論者包括：張宏生、陸勇強、潘承玉，此三位學者各在期刊論文中指出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應改進的地方。此外，另有前文指出幾篇在《江海學刊》登出的〈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失收詞別集補遺〉，雖非評論之作，然針對《順康卷》未收錄的詞作加以補足，亦屬不可或缺的輯佚參

<sup>11</sup> 同前註，頁 20。

考資料。

其中張宏生於〈文獻整理推動詞學研究〉中指出，他曾在「《書品》一九九五年第一期發表了題為〈重睹中興之盛〉的文章（對這篇文章，目前關注《全清詞》編纂之誤的學者似不曾注意）」<sup>12</sup>。筆者複查該篇文章，應為「一九九五年第三期」，篇題則為〈重睹中興之盛——《全清詞》「順康卷」第1、2冊出版〉。針對張宏生指出學者並未注意該篇文章，筆者推測有幾點因素：第一，「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」與「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 WWW 版」皆未收錄北京中華書局所出版的《書品》，該篇文章為十一年前的作品，查找並不容易，所幸張宏生於〈文獻整理推動詞學研究〉略提該文，方能有跡可尋；第二，張宏生以筆名「苗言」發表該篇書評，不易為學者所注意。其間雖有筆誤之情形，但張宏生身為編纂者，在西元一九九五年已見《順康卷》之缺失，是以該篇文章依舊價值不斐。

今綜合諸家評論，補充己見，述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之缺點如下：

其一，重出複見。同一位詞家的詞作，重複出現在《全清詞》的不同地方。除此之外，還出現將同一作者視為二人的情況，因此多出收錄相同的詞作。針對這種情形，張宏生與潘承玉都有共同的見解。張宏生指出：

第1冊第210頁之來鎔與第226頁之來集之為同一人，來集之的三首輯自《東白堂詞選》的詞，亦全見於來鎔《倘湖詩餘》中，惟文字略有不同。<sup>13</sup>這是編者誤以為作者為二而造成的錯誤，徒增《全清詞》之篇幅，應予以刪減更正。

其二，體例不一。編者於〈凡例〉第三條中指出「凡抗清殉難以及歿于清初而以明遺民自居者，本書不予收錄」<sup>14</sup>，然而，不少明朝遺民仍被收錄，甚至有詞家小傳中即標明其為「遺民」，但仍被編者所收錄，潘承玉與陸勇強皆對此批判甚多。潘承玉依據謝正光所編《明遺民傳記索引》與《明遺民錄彙輯》等書加以比對，並且繪製表格，標明詞家、詞作，共輯得一百一十一位詞家、四千二百二十四首詞作，皆為遺民之作而被收錄至《全清詞》中者。此外，小傳逕自標明為「遺

<sup>12</sup> 張宏生撰：〈文獻整理推動詞學研究〉，頁20。

<sup>13</sup> 苗言（張宏生）撰：〈重睹中興之盛——《全清詞》「順康卷」第1、2冊出版〉，《書品》，1995年第3期，頁10。

<sup>14</sup> 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，第1冊，頁1「凡例」。

民」者，又有十八位詞家、三百五十二首詞作<sup>15</sup>。將二類統計，則詞家有一百二十九位，詞作則有四千五百七十六首。其誤收數目過於龐大，且與〈凡例〉不合，此為比較重大的失誤。

其三，收錄未全。於前文「內文編排體例」提及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編者有漏輯的地方，陸續有學者進行輯佚的工作，以期將來刊行《順康卷》之《補遺》。比如：陸勇強於〈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補遺〉中輯佚未收之詞作七十六首<sup>16</sup>、沙先一於〈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失收詞別集補遺〉中輯佚未收之詞作五首<sup>17</sup>、張雁於〈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失收詞集補遺〉中輯佚未收之詞作十一首等等<sup>18</sup>。凡此種種，皆為將來續編《順康卷·補遺》之用。然而，漏輯之詞作與詞家不少，輯佚的工作仍必須持續進行。

其四，版本不佳。在《全清詞·凡例》之處，指出在編纂該書之時，即選用足本、定本，或參以輯本。然而，有些詞作未見參酌其他選本作為輯佚資料，僅以別集等書作為專卷；也有僅以其他選本作為輯佚資料，未見別集等書作為專卷的情形。潘承玉指出這種弊病，並舉例說明：

冊四收王屋詞，小傳雖提到他的《草賢堂集》，但編纂者明顯未見該詞集，因此收詞僅據《倚聲初集》、《瑤華集》等選本，既數量太少，還不到實際創作的三十分之一，又難免留下無從校勘的遺憾。<sup>19</sup>

版本收集不甚廣泛，是以造成資料不足，這是另一個讓《全清詞》美中不足的缺失。

其五，校勘有誤。在資料龐雜的情況之下，《全清詞》之編者雖以「校正是非」為最高宗旨，但難免有誤。張宏生指出：

……第2冊所收李漁的詞，有四首有缺字，從缺2字到缺56字不等，這或許是由於複印件字跡漫漶不清，而又未與原本校對之故。<sup>20</sup>

<sup>15</sup> 潘承玉撰：〈雕琢未周的大工程——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綜檢〉，《臺大中文學報》第22期（2005年6月），頁418-421。

<sup>16</sup> 陸勇強撰：〈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補遺〉，《學術研究》，2003年第9期，頁129-137。

<sup>17</sup> 沙先一撰：〈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失收詞別集補遺〉，《江海學刊》，2005年第4期，頁175。

<sup>18</sup> 張雁撰：〈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失收詞集補遺〉，《江海學刊》，2005年第5期，頁193。

<sup>19</sup> 潘承玉撰：〈雕琢未周的大工程——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綜檢〉，頁425。

<sup>20</sup> 苗言（張宏生）撰：〈重睹中興之盛——《全清詞》「順康卷」第1、2冊出版〉，頁11。

廣羅輯佚各種版本之後，最困難的是把所有資料校勘正確，《全清詞》編纂者極力校正到最精準。然而，疏漏在所不免，這是日後需要再重新改正的地方，方能使大眾閱讀到最完臻的《全清詞》。

其六，句讀未善。句讀書籍是古代學子讀書之入門途徑，其正確與否影響到閱讀內容的精準性。但在眾多學者與北京中華書局幾次修訂之下，句讀仍未盡完善。張宏生指出：

……第1冊第560頁劉命清《八聲甘州》（文文山正氣歌）下片：「幾能勾、夢回故國，浮雲散、白寫盡憂腸。且從此、風檐展讀，顏色淒涼。」應作：「幾能勾、夢回故國，浮雲散白，寫盡憂腸。」<sup>21</sup>

經過改正之後，詞作較利於閱讀，且忠於作者之原著情感。

## 五、結 論

對於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編纂《全清詞》一盛事，學界都寄予很高的期許。它在傳承文化與保存文獻方面貢獻很大，對於之前輕忽清詞的學者而言，這是一個重要的訊息。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之問世，提醒學人理應重新認知清代眾多詞家，其對於詞學界的影響深遠，不容輕忽。部分學者已陸續討論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之缺失，足見清詞已逐漸被學術界所重視，這是值得欣喜的現象。至於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所衍生的訛誤、漏輯等缺失，期許在編纂者與學人的努力之下，能於未來刊行的《補遺》中加以更正，使《全清詞》更加完備。

<sup>21</sup> 同前註，頁10。